

◆城事 /City Story

呼伦贝尔的伊慕额节

在呼伦贝尔大草原,祭敖包、那达慕是比较有名的节庆活动。而在每年春天,呼伦贝尔大草原上还有另外一个极具趣味和民族风情的伊慕额节。每年的5月22日,呼伦贝尔大草原刚刚迎来春天,草原上的羊、牛、马、骆驼刚接完春羔,一片生机勃勃的丰收景象,正如金风为农区献上累累硕果一样,也体现了“伊慕额”蒙古语“丰收节”的意思。

在伊慕额这个节日里,欢庆丰收的牧民走出

自己的蒙古包,不论男女老少都身着节日盛装,喜气洋洋。一群群雪白的羔羊集中到哈夏(围栏)里。孩子们跳着、笑着捕捉着羊羔。牧民们用刀轻轻把母羔左耳抿出豁口,放回大群;未被留种的公羊阉割为羯羊,削去左耳尖。羔羊哞哞叫着,颠着小尾巴撒达撒达地挤到群里。小小的羔羊耳尖兜满了蒙古袍,黑色的、驼色的、白色的,一片片毛茸茸,甚是可爱。给羊登记完户口,牧民们便将割下的羊辜丸和牛奶、稃子米一起煮

成粥,用以招待割势的牧人。奶粥中放稃子米意味着羊增殖得快。

欢喜的牧民还要等待马群。马群从几十里以外的草原奔来。牧马人一个个端坐在马背上,就像钢浇铜铸的一般。任是多么烈性的马,套马杆子一挥,它就别想挣脱,只得乖乖就擒。一匹匹二岁子马被套住了,步行的牧马人双手揪住马耳朵,用腿轻轻一绊;纵马前奔,轻揪马尾往怀里一带,“咕咚”一声,马已倒地。烧红的铁马印烙在马左后

腿上。“伊慕额”也是鉴定收成、查畜群“户口”的机会,并依此算出牲畜的成活率和纯增的百分比。

当给羔羊割势、二岁马驹打马印等活动结束后,节日活动组织者还要召开庆功会,奖励劳动模范。牧人们席地而坐,老年人举杯为劳模们祝贺,颁发奖品;之后便进行摔跤、赛马比赛。摔跤手们表演着传统的蒙古式摔跤;小骑士们驾驭着各自的快马,向红旗飘扬的地方飞驰而去……

(肖利华)



◆达人 /Trendsetter

白岩松背后的女人

白岩松无疑是当下中国最好的新闻主持人之一。中央电视台的四川汶川地震直播报道展示了白岩松不可替代的地位。作为《新闻周刊》、《新闻1+1》的主持人,白岩松凭借极高的新闻敏感度成为众多新闻记者和主持人学习的榜样。如今,白岩松已经是国内知名的主持人了,但在他看来,是妻子把他打造成了央视的“名嘴”。



白岩松有着不幸的童年,对于这一点,他一点也不忌讳。在北川中学时,白岩松为鼓励灾区的孩子,坦白了自己的不幸家事。白岩松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海拉尔市,8岁那年,父亲不幸辞世。平时给人印象总是不苟言笑的白岩松,小时候是个淘气包,常常惹妈妈生气,每天至少要挨两次打。大学毕业后,白岩松到《中国广播报》当

记者。在这里,白岩松结识了现在的妻子朱宏钧。

说起白岩松的妻子朱宏钧,她是白岩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时的同事。刚结婚时,他们曾经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搬了6次家。每到一个新家,朱宏钧都会精心装饰紧靠床边的墙壁,在上面贴满记录两人往昔岁月的合影。往往新家还没住多久,他们就又要为搬家做准备。

1993年,中央电视台推出《东方时空》栏目,白岩松便跑去兼职,做策划。制片人见他思维敏捷、语言犀利,便让他试试做主持人。第一次出镜时,栏目组要白岩松自己找服装。而他连一套像样的西装都没有,是朱宏钧从朋友那里帮他借了一套高级西装。

白岩松不是学播音出身,主持节目时经常发音不准,读错字。当时,台里有规定,主持人、播音员念错一个字罚50元。有一个月,白岩松不仅被罚光了工资,而且还倒欠栏目组几十块钱。当时,白岩松是从《中国广播报》借调到中央电视台的,如果不能很好地胜任工作,就要被退回去,这是好强的白岩松不能接受的。

那段时间,白岩松的神经就像拉得满的弓,常常睡不着觉。他把自己的痛苦、烦恼和困惑告诉了朱宏钧。善解人意的朱宏钧不停地安慰丈夫:“坚持下来,我会全心全意支持你!”白岩松果然没有被压力打垮。“后来慢慢的像去壳一样,我用了两年的时间,从能睡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把心态调整过来。现在回头看,那是我特别重要的一次成长,突然看淡了很多事。”他说。

为了让丈夫尽快进入角色,朱宏钧每天都督促丈夫练习普通话。她从字典里把一些生僻的字和多音字挑出来,注上拼音,让白岩松反复朗读。她还让白岩松在嘴里含一颗石头,练习绕口令。

思维机敏和语言犀利是白岩松的优势,加上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他终于在栏目组站稳了脚跟。1995年,白岩松获得了金话筒奖。也就是这一年,他被正式调入中央电视台。

成名后,压力接踵而至。因为观众的期望值太高,白岩松不敢出丝毫差错。别看他主持节目时侃侃而谈、镇定自若,其实,他的两条腿一直在不停地颤抖,节目结束后,背上和手心里全是汗。每次大型直播前,白岩松都非常紧张,整夜整夜地睡不着,食欲不振,人明显消瘦。直播节目做完后,没有出差错,白岩松又兴奋得整夜整夜睡不着。

长年精神紧张和高负荷的工作,加上多愁善感的性格,使白岩松比常人有更多的烦恼和忧愁,这让朱宏钧十分担忧,因为丈夫的同行有不少患上了不同程度的抑郁症。

为了让丈夫快乐起来,朱宏钧经常开着车,带丈夫沿着中央电视台附近的昆玉河兜风。清凉的河风,霓虹闪烁的夜景,市井中人忙碌的生活画面,让白岩松紧张的情绪渐渐得到了放松。

在家里,朱宏钧也尽量为白岩松营造一种轻松氛围。她做饭时,有意让丈夫帮她择菜、洗菜,让他给自己递个碗、拿个勺什么的,以转移白岩松的注意力。她还让儿子小巴蒂缠着白岩松,一会儿下棋,一会儿搭积木,父子俩的欢声笑语满屋飘荡……

在妻子的关心和自己的努力调整下,白岩松的心态渐渐平和,自信、幽默、风风火火的白岩松又回来了。

(陈璐)